魏叔子文集外篇

書後引

余讀古今文每勃然有所觸於中率爾草之篇尾易堂諸子覽而是之而取其成章者錄之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後目

第十三卷

書後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輿士編次

○○書全冲堂卷後

壬子秋禧客吳門病飲世醫紫谷君之藥而愈紫谷姓劉氏名元稷吳中號爲博雅登其堂多法書名畫因瞻其曾祖廉使筆山公像有古大臣威儀吾友徐晟云筆山公以名進士給事中歷官藩臬清慎廉法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也全冲堂者筆山七

世祖康民公永樂中扈從北征精岐黃術與館閣諸
公游學士臨江金文靖公幼孜顏其堂曰全冲爲之
記廬陵曾公棨書其記之末其他贈詩記序不勝數
皆名公卿也而禧之鄉先進凡十有一人焉劉歷世
皆用醫學顯封大夫培橋公積德厚實啓佑筆山公
全冲堂之名益大有聲于吳當筆山未第時文靖公
記已失去後宦游滇南過江右得之文靖集中元稷
去公又三世文靖書康民公墓誌及徐武功伯有貞
爲其九世祖季誠作卷跋皆失元稷偶過裴潢家見

墓誌壁間以宋板本草易歸而武功跋亦于雜書古
帖中買得之獨冏處士東村爲其六世祖夢楫公寫
全冲堂圖失之百年不復得東村唐解元寅師也元
稷每以爲恨百方求索而近復不意得之于是全冲
堂名蹟自永樂來三百年所世傳歷變革而亡于兵
火者至元稷大備嗚呼可謂盛哉禧于是歎元稷孝
思之誠若有鬼神相之而劉氏先世之澤爲湥且遠
也徐晟又云元稷父維申先生恂恂退讓君子與家
君少游庠序交白髮亂至老如一日晟不妄以言許

人者也晟父武子先生蓋高士禧嘗于李灌溪侍御飲酒坐上識之元稷旣出卷示禧請書其後禧惟元稷淳篤好仁有君子之行又感晟言不敢辭遂敬書數言以竊附于鄉先進之後云

蔡九霞曰文以元稷爲主筆山爲綱徐晟爲牽拂純用筋脉提注此最精于法度之文

〇〇書禹航三嚴先生祟祀錄後

禧爲童子卽聞天下名士有禹航三嚴年二十足未出南州旣以病臥翠微山中者二十年海内耆舊彫落殆盡往往不得識面癸卯始游吳越交沈甸華陳貞倩則人人言給事中嚴公賢名沆字顥亭又八年游揚州而公至乃辱臨禧講布衣之好開誠樂易殆過向年客沈陳時所稱道已讀三嚴先生祟祀錄乃知公益詳公先生冢子世父則印持叔父則無敕兩先生也嗚呼禧爲童子時聞名字而不得見今得見公又

爲當世賢公卿豈不甚幸因念漢錮黨之禍起於甘陵然而亡漢者十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顧之徒也唐以下莫不皆然後世不察至謂名士足以亡國夫人處家必孝友惇篤見稱鄉里其出也清言正論風節著於朝廷然後謂之名士故或以爲無救於亂亡則有之而顧謂其亡國亡國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則人幾何不相率爲小人也三先生以文章倡海內而篤行誼兄弟孝友無間身沒論定先後祀學宮可謂盛矣今夫忠臣孝子貞夫義士名之最美者也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不患好名特患其好名之不甚好名甚則必將勉爲君子而惡爲小人禧交杭士最多率彬彬然由文章進于德義以孝友著稱者不獨在嚴氏也詎非三先生遺風所興起其誰然歟

一曹秋岳先生曰宋末多議論少成功而論者至以亡宋咎諸道學試問諸儒中秉政者誰人誤國者何事乎耳食臆談謬妄至此夫責備賢者固自有道必先正小人亡國之罪而

後咎君子之不能救若徒深文以罪君子則
小人之罪反有辭以自解嚴于君子而寬于
小人豈天下之福乎叔子此文當與續續朋
黨論參看然如此論名士又令唊名客爽然
自失不滅子路釁相之令矣
孫無言曰氣寬和而不迫辭巉峭而有制在
廬陵臨川之間

書計甫草思子亭卷後

甫草客揚州將歸、予過之。爲連床語、其表弟董方南、出示所作宣城林氏雙烈傳、書後附載宋既庭氏女景趾、年十三、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不下、微聞親戚有欲奪其志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予驚問外甥女之夫何名、曰吳中所謂計孺子準者也。然則予嘗見之汪戶部穡中思子亭記、甚愛其文而惜其苛於禮、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嘆曰、在是矣。予覽諸君子、折衷情禮論旣備、迺嘆若孺子者、固宜有

宋女之爲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程純公次子邵公生五歲而夭公誌其墓幾于生知之聖然則世人所間出抑固有然與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於過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婦朋友不終雖群匹失喪反巡其故鄉求如大鳥獸之翔回蹢躅燕雀啁噍之頃有不可得者嗚呼五常瀆亂禮義乖離則豈過於情者之所致乎海內耆舊彫喪過半後起寥閒無人則吾將安望故苟其賢且才雖胡越之子猶將生而愛之死而悲之而況於其所尊

久而不忘且爲亭旌其悲誰曰不宜雖然甫草於夫人之子之賢且才者身力所及爲必長養而成就之使終有立則訃孺子其終未死也矣

嚴顥亭先生曰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于過情語似偏至却極中正至以貞女起而以甫草成人之子結命意立格最高非行墨間文字

程穆倩曰悲慨處極沈鬱頓挫之致

〇〇〇書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諱漣周忠介、諱順昌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辠、一鷺以贖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

之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
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
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
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炙戮其屍以臨祭
於父兄之墓則皆無閒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
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
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
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
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

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諱希孟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翦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䕫皆守義執節不䰟其父禱並得與爻而先生行尤高云

金孝章曰他人只贊子佩之孝而不能言其所以孝得此洒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

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起曰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宋烈母傳書後

甲申乙酉之變、婦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勝紀、而以婦人從容就義于吳門、又得一人、葢宋子實穎之母夫人姓葉氏、以名族歸子堅先生、嫺于內則、爲子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度、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言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乎、于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戶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錡門

耆門未啓夫人遽呼季子實左如雪姚實賴婦朱氏
即牽衣奮身赴井死矣時仲子實栗年十七號泣井
傍曰母死兒何心獨生須臾亦赴井死嗚呼不自愛
死以愛其身臨難决絕情不反顧者婦人之義也顧
繆云漫幽晉大文清命淡而愈淋漓
母同夫子出走其得免于難未可知即兵入嚼齒大
罵死夫豈不烈而夫人皆有所不肯爲蓋嘗觀古今
變難之來士大夫非盡輕廉節樂去故而就新也死
生之際少濡忍不斷因循遷次遂迫于利害易其初
心於此此有然夫夫人懷必死之志以爲可以得生身

但信于不辱而其事危不可試夫死之權操于我則天不得而奪之而況于人乎此夫人之烈所爲加人一等也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栗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是豈所謂天命者與越二十五年而實穎有貞女聞聘以死殉夫蓋亦漸被夫人之遺教而自奮于義與實穎字既庭年未三十名重天下與禧交善既庭既舉於鄉當國者愛其才欲授以翰林中書不就而讓其同年某某云至今述其事嘗流涕壬子秋敬書此於姜行人垓傳後

尤展成曰洗發烈母處至論不刋與泛稱節烈者

不同文之段落亦古

繆念齋曰余少聞太師母懿行奇烈足方古烈女

丁酉間直指李公以輿論將上其事忽被讒去至

今盛典闕然得叔子此文表章之草野董狐未必

不勝于華衮也

○○書徐華國遺事

吳江徐君華國居雪灘宋王份臞菴遺址也地多丘墓有沈氏墳屋三間無居人而多懸棺華國常夜歸聞屋中荷荷聲大呼而入則一男子轉側地下土塞口鼻中舉燭細視爲某道士披而送其家久之乃寤華國外父吳敏菴常持無鬼論華國曰何必無鬼但我神力強能無懼耳至是人益信其言然猶是人也或魅而昏或直入大呼奪人於鬼之室而活其死語曰邪不勝正弱不勝強當華國大呼時鬼安在乎則

謂之無鬼可也初雪灘多草樹人祈病送芻狗者極於其地有莫釐鄉名且脩吳江縣誌爲世所推者以文名正嘉間好詭戲嘗於白布袍畫鬼面乘瞑入林中倒著之人至輒出走而前却見者大駭悉棄羹飯去天下事久假而眞類如是耶華國名元瑛性剛直力舉三四百斤好輯先儒語錄工趙文敏書子崧善詩以風雅名當時余盖與交云

王玠右曰記鬼俗事最須古雅此於古雅中更得生致有寸長退之遺意

書左傳後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于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呴呴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殆戎心故忘戰必敗默困則闚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

毒多藏厚亡故掊斂黷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匉匉如崩土而不可維

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悀而不止必敗蠭蠆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必敗居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顚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庋強大必敗二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脅己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

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于劇驂據其過積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

則必與

溫伯芳曰包括一部左傳成敗之故具變換于殺門排戶之中如武候八門陣法大陣之中包小陣此極奇極刹之文在古人所未見

〇〇書蘇文公高帝後

吾嘗讀蘇洵辨奸深服其智而惜其不幸不見用於時及觀權書高帝一篇則幸其不用其不幸而用害將與安石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智之害與陰賊險很同趣洵論高帝鑿巳甚矣其言曰安劉氏者必勃是時劉氏旣安又將誰安耋帝知有呂氏之禍也昔者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受顧命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當時海內又安康王立四方無虞彼其艱難者安在耶夫君崩而嗣子幼則天

徐宜振云老泉鑿空發論全在安劉氏一語須極力辨駁故其餘迎刃而解

下將有意外之患故必屬諸大臣以鎮撫之高帝在位十二年反者九起瀕死而黥布陳豨作亂其欲屬大臣以安劉氏情也豈必知呂氏哉洵旣鑿其私智欲附會以苟成其說則不得不推其不去呂氏之故于將相大臣呂氏留而亂作則不得不推其欲損呂氏之權於斬樊噲且夫噲忠烈鴻門譙羽非前將所敢望其諫處咸陽宮及排闥涕泣雖良平何參有不能噲不阿帝於生則必不叛帝於死其不肯阿后以危劉氏明矣而洵顧以椎埋屠狗所之孟子曰此之

此意人所易知故辨之畧

詔失其本心洵之謂矣且洵又曰帝意百歲后將相（安劉氏與此意）

大臣有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家有主母則豪奴悍（人所未曉故辨之詳）

婢不敢與弱子抗故留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吾不知

洵所謂豪奴悍婢者何人也信越布豨帝旣生而誅

夷嘗時存者何參平勃陵嬰諸人耳非有梟桀難制（人心死）（妙論）（如此辨駁今古）

內握重兵外據大國者也坐城市而憂猛虎乃先飲

鴆食菫以俟虎之斃吾見虎未至而身先死矣宋明

帝時后兄王景文忠貞帝倚任之旣慮晏駕後后臨

朝景文有異圖遂遣使賜藥死顧以褚淵受顧命蕭

道成爲右衞將軍後世人主欲爲子孫計而以不可知之故横生疑忌賊殺親臣以亡其國者則皆洵之智也〈此作者本論〉洵賢者工於文智足以文其辨其害於人心尤甚故吾惡之吾非惡智惡其鑿也洵論子貢魯可存齊可無亂吳可無滅嗚呼其智若此吾蓋惜之矣〈以下烟波不窮〉

丘邦士曰老泉論之謬不駁自明然如此文說出許多當國大本領論人大頭腦來則此駁大有關係爲世間所不可少之文

□善伯曰高帝不去呂后自是人家常事北魏之

俗何可訓也可笑後人處處要想出古人權術此
皆不達人情不識時務之人其實善用權術者亦
只用一二而已英雄末節恒多衰耗即其身家子
孫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何曾步步設計事事合
着勞後人揣摩奉承乎此篇正論固足以修愿而
辨惑也

○○○書蘓文公諫上後

蘓子曰諫亦有術焉用諫之道通於游說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一曰理諭一曰勢禁一曰利誘一曰激怒一曰隱諷魏子曰術之中尤有術焉得其術則五術皆濟失其術則五術可至殺身夫用術者亦在審其機而已機之所伏不在理不在勢不在利不在激不在隱機之所發可以諭可以禁可以誘可以怒可以諷夫所謂機者何也機先則失疾機後則失遲機顯則失盡機微則失晦疾則罔遲則誤盡則厲晦則

忽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莊周曰庖丁之解牛也批郤導窾則砉然迎刃而解是所謂得其機者也五術未用先用其機機有在於五術之中有出於五術之外曰理曰勢曰利曰激曰隱術也孰當諭孰當禁孰當誘孰當怒孰當諷則術之術也或可偏舉或可並進或可終守或可更端此所謂在五者之中主好色我不諫其色主好貨我不諫其貨主好刑我不諫其刑主好勇我不諫其勇時其起居飲食何其嬉游燕寢而引之於善若無意於入焉而無所不

入主好色吾與其色主好貨吾與其貨主好刑吾與其刑主好勇吾與其勇吾入得其歡心則可以惟吾之所爲此所謂出五者之外也古之說人其言無不聽用非有奇術也得其機而用之故譽人而不居其功殺人而不任其罪是故諫之道通於說則十可得九諫之術合於說則百舉而百有功語曰抱薪救火夫火可救火水可濟水顧其術何如耳

全部國策只一機字可了故同一說也今日不效而明日效此人從而彼人不從乃知縱橫家非有

硬法可學全在心細手敏處得力耳讀老泉諫論因及此　自記

丘邦士曰立論之精似偏極正似迂極確於諫說一道韓非子爲原病蘇老泉爲開方令裕齋復爲鍼肌切脉之術無遺義矣

弟和公曰勢險節短峭利可畏中具有變化之筆

〇〇書蘓文公諫下後

人君苟樂聞其過不刑不賞天下之人樂就之況誘之於前而驅之於後乎進諫則不然雖有奇術不能必聽雖有至道不能必行以余之機行蘓子之術而文不得則雖聖人無如之何且夫說易而諫難說之爲說多動於利害而諫常爭以理理非賢者不能信而利害者愚不肖所共明且吾誠說其人一事從吾說吾無求矣吾立人之朝而思諫其君雖多至千百事皆不可以嘿嘿而與爲苟且吾則以爲百諫而百

從非格心之臣必不能也古之善格君心者莫如伊尹周公太甲不義伊尹放之於桐悔過遷善三年而後歸於亳周公負扆以佐成王自六卿九牧內至綴衣小臣非公之所取則不得侍於天子向使伊尹不得放君而周公無權則雖欲使太甲成王遷而之善亦未可以必得吾觀三叔流言周公居東而作鴟鴞之詩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葢甚有畏於公成王雖畏公而亦未始不有疑於公嗚呼周公之於此葢其岌岌矣乎孔子相魯三月卒不得志於季氏昌

邑無道霍光廢之而立孝宣夫得其權則伊尹之事再見於霍光不得其權則孔子不能爲周公嗚呼誰謂孔子而不能於光耶

丘邦士曰前篇欲諫之行則推諫之術下至於譎然後盡此篇嘆諫之難行則上至格心尤藉權勢皆獨到切至之論文亦老泉所謂淳健簡直者

○○書蘓文公明論後

惜哉蘓子之明何其小也日月不矜小明故其明大雷霆不廢用其威則無所不威聖人之明如此而已書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夫共工驩兜以比周而並誅此二子皆有過人之才而官與族又甚大意當時從而比周者必不止於二子後世黨人之禍株連動至于百以謂不取而盡殺之則其黨必不止乃舜自誅二子外不聞復有所誅責孔子曰舜其大

知也歟正其大不正則小不正者自正此所以爲日月雷霆之明威歟蘊子言不及此區區舉阿卽墨之事且欲以一知而欺天下之士天下窺吾之所不知將并吾所知者亦遂疑之而不疑惜夫蘊子之不善全其說也旣而讀辯姦一篇噫蘊子之明不小

丘邦士曰推黨禍處無中生有酷類蘊氏之文然立論之旨絕正絕大不獨勝於蘊氏竟足以助儒先所不及

○○書蘓文公辨姦論後

姦人不易辨也人之大姦尤不易辨辨之之道有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其忍僻足以賊天下也。凡事之太近人情者。其柔媚足以殺天下也。姦人之欲取於人。必先有以予之。欲大有所忍也。必先以不忍嘗之。搏虎之家多傷人阱而致之則人不傷而虎已倍得是故阱虎者必置其牲釣魚者必設餌入廟之犧則被之以文繡方魚之見餌虎之見牲也以爲我愛也犧牲之曳錦而被繡以爲尊榮我也投所欲焉而遂

制其死命兵法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故小姦竊位
其上竊權大姦竊心王莽謙恭下士卑節而事太后
卒移漢祚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朕殊不覺竊心之
術顧不雄與千金之子偶中於飢寒不求衣而衣至
不求食而食至彼固思有取之者矣千金且然而况
萬乘之主乎

温伯芳曰風調絕奸似西京文字

兄善伯曰不近人情與太近人情皆忍者也水火
皆足殺人而水惟尤甚此近情者所以難防也子
瞻嘗謂楊雄以艱深文淺陋余謂
若以淺陋文艱深當更不易辨耳

〇〇〇書蘓文公遠慮後

臣之忠奸不易知臣之才不才與其才之大小不易知吾失知於群臣吾可以改制其後失知於腹心之臣則其禍害遂一失而不可再贖然則人主非甚神明不與群臣生同里長同居寢處出入與共亦安識所謂腹心之臣而任之者吾故曰言腹心於創業之（偏切）主易而守成之主難（之二論）堯之用舜舉匹夫爲天子如此其易也釐降二女主五典賓四門宅百揆納於大麓其所以試舜者如此乎其至也夫以堯用舜而汲汲（獨創之論）

焉必不免於試況爲之君者未必如堯而其臣萬萬不及舜後世之用人也或以世家以名望以相薦引或偶中人主意或以言語或積俸按秩貫魚而升之問其臣之生平何若人主不知才能大小何若人主不知何以膺上位大權人主不知如是而欲求腹心之臣難矣吾故曰不重有以試之不可也試之之道不於引爲腹心之時而在吾所等夷視之爲群臣之（獨切之論）日蒞政之暇時降體而接之（以下可見實用）引以議論使得以舒達其志道一屆之以非禮觀其倫容道二縶縶之以默

爵以觀其喜懼之威以觀其畏道三授之卒然難應

之事道四功大賞薄觀其怨望否也道五吾有過言

有過行其諫我式從而諍我道六吾觀其所譽果君

子乎其所毀果小人乎不狥私恩不懷小怨道七使

之作非常不好名而懼謗道八考所論設有深思遠

慮不苟於目前不惑於群議道九九者皆善而出於

其中心之所誠然道十夫習與之處可以觀性情屈

之非禮可以觀其自立不矜賞不畏威可以觀守授

之卒然難應之事可以觀才不怨望不諫不私可以

觀忠直不好名懼謗可以觀力深思遠慮可以觀識如是而出其中之誠然可以觀心術夫如是而曰吾有所不能知之臣吾不信也

丘邦士曰九道說試人處經權互用自是實用奇才

書蘇文定重臣後

君有重臣士庶人有畏友其義一也君無重臣則國危士庶人無畏友則其身可陷於大不義而不救是故君欲得重臣以安其國必豫有以養之人欲得畏友以立其身必豫有以求之且吾所謂畏友者固非徒畏之而已有所甚信服於吾心而不肯叛吾甚有所親愛之而不敢褻父母妻子不可得聞而其人所不可告語於其家人與其不能自對者舉無不可以相告是故人之交友必以爲能拂吾之過而引之於

善也苟其不然則必便辟而不足交然吾觀國之大
事小臣不能言則其重臣言之小臣不敢爭則重臣
力爭之一介匹夫莫不有性情之錮學術之偏紆結
於其心而不可解又或乘於意見之所悞而必求以
自遂此其事雖父母之尊親妻子之愛有所不能奪
是豈可汎然而恃此二三等夷直諒之友以要之於
必折且夫人之失德固有出於呼吸之間及其後雖
悔之而不及者惟有其畏友以持之有所大逆於吾
心而不敢拂也吾大有不服於此一事而不敢違也

葢情足相取而勢足以相制及夫得失成敗較然大見然後快於其心而其初則無幾微怨惡之意是故可以居吾之功名而不爲泰與吾蹈湯火而不爲德庭辱我而不爲嫌逐殺其妻子而無所忌憚若此葢所謂畏友者也

丘邦士曰說所以爲畏友處乃創闢之論筆性亦嚴悍可畏○說到逐殺妻子語似駭人然貴戚易位正是此理如伊尹於湯是矣君相可行而朋友有不可行者推其意言之耳

弟和公曰前面特提出一求字截然便住蓋欲人
思所以自求也彭中叔因作求友說可以並讀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朝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劄則又和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而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跡不無嫌疑

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嘗出一二語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决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意若其君爲仁廟耶使遡漢

景宣唐肅德卿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卽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譏青之議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入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鷙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倚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致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

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嘗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

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袒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狠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彭躬菴曰持論極公平代論青及拯立言之法極得體至慮後世君子不擇言而陷於小人尤苦心世道之言

○○書季子高宗論後

季子曰宋高宗篡弑之賊也諸將所至成功有必可以復二帝之勢而不肯用蓋懼二帝歸而已不得終據其位也世有董狐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高宗雖欲逃罪不可得矣

昔秦檜譖武穆於高宗而殺之檜死廂下然卒以絕嗣人以爲此岳氏之報也高宗委手金人以瘐死其父兄曾不如死鷹之足恤雖竊重器不能一傳此豈其應耶然高宗之老也孝宗奉之極尊養光宗不于

而孝宗乃憂崩何與太宗受國太祖其事之義如事父觀其瀕歲改元更名縻侄諸事則永昌之崩斷以斧弑不誣也滅天理者天必棄之光宗病廢不數年死而太宗享國長久子孫之為帝者迄高宗始絕甚矣乎天道之昭也太宗惡並督桓光宗之罪百十於許世子而史未有明正其慝者嗚呼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也唐肅宗當祿山之亂自立於靈武君子譏其因亂篡國當是時肅宗不正位則號令不行唐祀必絕明皇不可保其身所謂不得已而行權變

而不失其正者君父播越而建太子立皇后獨何心哉其後寵李輔國使明皇驚憂卒以病死是故植董狐之義援季子之說此三宗者必指正以篡弒之罪而後可也

溫伯芳曰扶藕錯綜無限古意

○○書丘登甫詩傳後

洪武中日照民江伯兒割脇肉療母病不愈復禱於岱嶽祠以其三歲子祈焉母愈殺而祭之事聞 天子怒其滅倫傷化杖而戍之海南於是著爲令凡割股臥氷者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旌表法既不行好名希賞之徒無所儌倖然世之篤孝奇行輕生命傷肌膚以求全其父母者禧耳目所覩記已不勝屈指而學士大夫又爲之作傳記形詠謌若以風動天下之爲人子者毋乃非聖王之意與禧嘗因是而折

邱邦士曰此議論法度皆摹倣歐陽永叔
弟和公曰論旨大有關係然須看其周護斂態處力量最高

衷之以爲聖王立法必於中正禁其詭僻畸至之行以杜夫好名輕生貪利忘害之端然至性顓誠之節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者亦自不可以湮滅於是學士大夫從而揚抗之以愧耻乎天下頑鈍不孝之子嗚呼此則聖王法之所禁而其意之所許也邗江丘登父父母病先後割股嘗之皆獲愈其事爲最難且奇邗之士競相贊述余覽其冊而書之以見登父之爲皆人情所難能而士大夫之所樂道故述 聖祖之制而廣推之以明世之所以稱道奇行者其義如此

書伯子示傑傚等跋後

吾兄弟旣定塟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初內人欲從予塟是予謂和公曰是山靈恐非婦人所當今其言如是可矣跋云勺庭冰叔所居死者必先就塟婦人孺子定以爲嫌而冰叔之婦則慨然曰三君生正直死必爲神吾何畏人之陰詭者生猶鬼也正直者死猶人也吾兄弟甚喜聞此語吾嘗念吾夫婦欲從吾父母皆無餘地旣爾婦歿於山附吾左當勺庭之旁生時偕寢處者也歿山下則祔姒與娣雖然祔吾爲便然吾不復屑意矣乙卯六月十八日勺庭叔子禧書

門人楊晉曰只數行凡九轉妙極

○○書古今長者錄後

吾友彭躬菴出示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禧受而卒業見古人忍辱包荒爲人情所難至於如此乃歎是書寓目有益固宜家藏人習自視肺腸與蟣蝝雀鼠不足比數也門人問曰讀是書者則盡有益而無損乎曰損亦有之曰其流也爲矯激沽名或優容而養奸乎曰是何足爲長者病曰然則弟子惑矣曰吾爲子明之長者以容人爲德夫天下之最難言者莫過容人非犯而不校之難也善用之則容人爲長者○

不善則容人者爲妄人夫容人者以長者自居則有視人爲妄人而不足校者矣孟子曰君子必自反也曰必不仁必無禮也必不忠也夫吾實不德或處之不得其宜則所以致此者當自反而慚而懼而悔且改之而但不校而已而曰我實容人是已身不免於妄人而乃以已爲長者人爲妄人則亦妄之至極也已矣是故人處骨肉之間姻婭朋友之際而輕言保全者亦妄也夫爲保全之術者則皆見其人之非是者也一當之而隱忍焉再則動於色矣再當之而隱

忍焉三則動於言矣過此不止則向之所謂隱忍者暴起并發而決裂有甚於常人矣就令終始隱忍萬不至於決裂而吾之心終以人爲小人已爲君子而不自知其致此之有由也然則何如曰爲學者必以求過爲本惡以護過爲大不得已而行長者之道斯長者也已夫何損之有

諸子世餘曰人之自居長者有數等如所謂沽名一也養奸一也或以包荒爲用世之微權一也或自屈於勢力不得已隱忍而自謂度量能容者一

也有理屈辭窮本心已見飾非文過之技無所用

而乃擇美名以自居曰吾爲長者不校耳則其毒

害深中肺腑莫可救藥又其一也叔父生平過於

寛厚每懼流弊養奸爲長者病今獨揭自反有過

爲長者根抵不特可除長者之毋而前數者之弊

亦畢除矣推論精微俱到平實至極處令人且悟

且慚

四層曲
沂而入

○○書商丘宋氏家乘後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微者無有焉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甚盛德必稱說富貴之應以張之富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爲榮述家乘者必推本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飾辭謬說以欺世也古今子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隱德則必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寶震不可以枚舉商丘宋氏自莊敏公諱纁先後代有

功德而文康公諱權爲難爲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崇禎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交人所難言跋胡躓尾婉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稱純孝盛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及李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爲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及爭宇文氏事輒觸嫌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擯不復起夫幸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寥寥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

文洗發跌宕意思無窮

知人臣處此之難爲矣方文康公慨慷昌言時豈意其出口而無他患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疎而毅然行其志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忝忠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此方先生所幾幸而不可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窮即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禧因員外舉

之請而爲書其後

歐陽介庵曰極力提唱文康請謚一事却只用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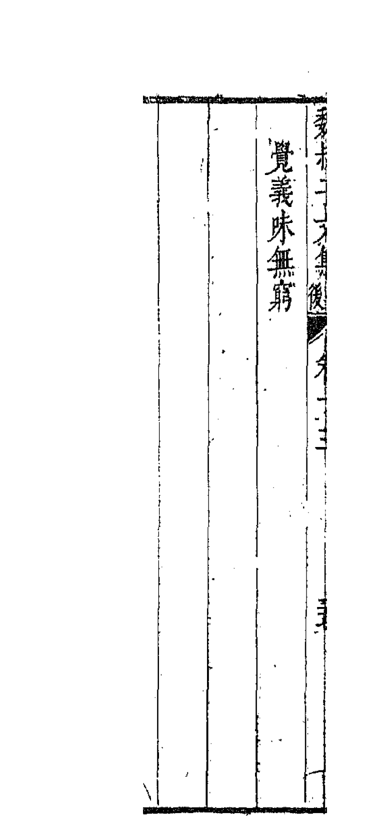
蓄之思宕佚之筆出之不作一毫慷慨憤世語相

形容品格最高

○○書彭隱君傳後

君恩重故臣致死夫恩重故婦不二天下未有無施而思報者然則古貞婦之於狂夫烈士不食祿而守死非人情乎夫貞婦烈士自愛其身如拱璧然不得而委諸糞壤也感恩思報此其情之後起者已彭隱君萬垣善屬文不得志於有司甲申國變隱君痛哭不出既而自護其毛髮以取死嗚呼亦何爲哉隱君子鴻聲君子也與禧交出蕭伯升傳見示爲書其後

楊友石曰敷行中有絕大道理又以蘊藉出之但



覺義味無窮